

儒林錄約刻



07247

嘉慶庚午新鐫

嶺海樓叢書

總目 (綜錄未著)

儒林錄約刻四卷附錄卷一雲泉隨札二卷附錄一卷

粵嶽子二卷 虎坊雜識四卷(甲乙丙丁)

仰山堂遺集三卷首一卷補遺一卷浮山小志三卷首一卷

史傳事略一卷 香石詩文選二卷(與東子詩、國朝嶺南文欽)

嶺海樓詩鈔十卷 香石詩話四卷

十種 四十一卷

純淵堂藏板



嘉慶庚午新鐫

嶺海樓叢書

儒

林

錄

約

刻



純淵堂藏板

儒林錄約刻序

儒林錄者雲間張北山先生所輯先生康熙時入朱竹垞中表弟也竹垞序稱其壯歲好游歷蘇門求孫徵君鍾元遺書謁耿詹事逸菴於嵩陽訪李中孚王無異二徵士於關內近移家林屋儲書萬卷不汲汲於榮利蓋學焉而有守者先生纂輯伏羲以來至宋五夫子吾道一脈相傳者編爲道傳錄復上起春秋下迄明季選理學諸大儒純粹要語足以羽翼吾道繼往開來者彙爲儒林錄所輯吾粵明儒先祖雙槐粵洲泰泉三先生與焉培芳從守拙族兄處得道傳錄二十卷儒林錄若干

儒林錄約刻

序

一 嶺海樓叢書

卷其儒林錄祇有浙粵明儒蓋先生至粵時開雕未全之本也因念全書浩大竊取數典不忘其祖之義列三先生自爲一編是爲約刻并附文裕公所撰郡志自敘先世行狀於後以見三先生以上家學之淵源於是敬告族人請嘗貲付梓依原刻次爲四卷俾吾族子弟得以自勵兼廣其傳於世覽斯編者可由此以求全書并可漸次遍觀三先生所著諸書於吾人學術似不無少助是刻雖約不可以已也夫

嘉慶十五年庚午季夏下浣香山黃培芳子實甫謹序



原序

學以明道爲要道之不明而欲學之得其中正不可得也粵自伏羲一畫之旨開而道啓帝堯一中之義晰而道著禹湯文武周公紹唐虞之緒而道之全體大用昭揭而無餘聖聖心傳惟此一脈周室旣東王澤竭而異端起天生孔子乃祖述憲章與二三子周流四方期於修明先王之道以接二帝三王之統見道之不行遂贊易序書刪詩定禮樂折衷列聖之傳垂訓後世蓋自是而道學之淵源大中而至正矣迨至戰國孟子出而力扶洙泗之學距楊墨闢異端其功不在禹下孟氏沒而儒林錄約刻

卷之一 原序

一 嶺海樓叢書

道泯或淆之以霸術或雜之以黃老或泥之以度數而又亂之以禪宗馳之以詞章紛紛藉藉萬徑千蹊雖害之淺深不同而要之皆所以亂吾道之宗而紊洙泗之傳者厥後漢有董廣川隋有文中子唐有韓昌黎宋則周邵張程諸賢先後篤生闡衍發揮倡明絕學至朱子而集大成從此天下後世曉然知異端之害而一歸於至正之道矣夫何濂洛而後各立門戶竟成吳越暨元迄明聚訟未息不務躬行專工筆舌是尚可以爲洙泗之徒耶奚怪乎世無真儒而學術愈近似而愈亂真歟恒自幼讀先儒語錄竊慨於茲念此一事非末學所能

肩任而志又不可已於是黽勉從事涉江淮湖洙泗窮  
濂洛抵秦晉以及燕趙韓魏齊楚吳越八閩之間靡不  
躬親其地拮据蒐羅竭二十載之辛勤歷八九州之險  
阻艱苦馳驅寒暑無間始得彙集簡篇分編斯錄上自  
羲農下迄啓禎歷年既遠纂輯甚難加以孤陋之識去  
取未當反滋罪戾惟藉同志諸君子共賜商訂去偏存  
醇以弘薪傳俾聖教復明學人復性助勦之力端有望  
於大君子焉是爲序

告

康熙壬午小春朔日雲間後學張恒題于延平壽山邸

儒林錄約刻

卷之一

原序

二

嶺海樓叢書

次



儒林錄約刻卷之一

雲間張恒北山原輯

仍孫黃銘西齋原訂

謙 虛谷

喬孫 沃棠蔭亭

應桐守拙 重校

培芳香石

明儒

黃雙槐先生

黃瑜字廷美廣東之香山人幼聰穎明尚書景泰丙

儒林錄約刻

卷之一 黃雙槐

一 嶺海樓叢書

子舉于鄉入成均以經術爲一時冠天順初天變求

直言先生應詔疏六事上之一曰正身則天下治二

曰正家則天下定三曰正禮則天下化四曰正樂則

天下和五曰正賦稅則天下富六曰正軍伍則天下

安凡數千言觸權貴將得罪賴吏部尚書王翱戶部

侍郎薛遠救之而免成化己丑授長樂知縣首捐俸

遷建學校日與諸生講學時科目闕有間矣自是會

瓊林廣運舉於鄉兄弟有相訟者先生開導以因心

之義皆涕泣受教退讓而去義官季允擒劇盜盧公

林至謂曰盍爲良民乎曲論數四卽破械放之允叩

頭人曰此賊爲害數十年矣縱放則流害滋大先生笑曰彼良心已動森不可遏非汝所知也公林果革心力田永不爲盜豪氓殺人匿其屍訊不詞服法司欲從疑釋先生因請自訊忽蚌蟻折左股斃于硯謂曰汝折其左股沉黑水池中神告我矣氓驚服其洗冤燭奸此類也以勁直忤當道浩然求去民攀留不可則立其生祠歸途經黃土嶺向所化盜盧公林者率子弟親肩其輿過嶺其剛而能感如此旣歸徒居會城番山下手植槐二構亭吟嘯其中自稱雙槐老人曰子孫能更植其一則吾志畢矣蓋踰蹤三槐也

儒林錄約刻

卷之一

黃雙槐

二

嶺海樓叢書

先生爲學以存誠爲本嘗自誦曰不欺心不欺人合內外而一之誠也外此而徒有文章事業終小人耳置朱子語類及唐晉杜詩於臥所晨起讀語類以析名理暮則詠詩數章而後就寢於聲色紛華一無所好卒年七十有三所著有雙槐集及歲抄藏于家

應詔六事疏

臣以一介草茅賤士方蒙太學教養豈敢遽有出位之思哉然兩奉德音寧容默默臣謹條列時政以攄愚忠於萬一臣聞藥不瞑眩則疾必不治言不切直則過必不聞是故好肥甘者適以傷生喜佞者反以階亂今



陛下復位以來臨政願治亦已朞月矣然而禎祥猶未  
盡臻也災異猶未盡消也政猶未盡當事猶未盡直閭  
閻困苦怨咨之聲猶未盡無也豈非陛下存心省躬之  
功猶有所未至而小人混于君子賞猶僭刑猶濫官邪  
猶有所未徹國法猶有所未行是以天心猶有所未孚  
歟蓋天人一理也陛下父事天而爲之子父子一體也  
子之幹蠱未效而體有未寧則父心自然戚戚其所以  
仁愛之者將無所不用其極矣否則去歲之夏修省已  
行而秋冬天變又胡爲而至哉臣見星文示變首犯營  
室營室者定星也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蓋夏正十  
儒林錄約刻卷之一黃雙槐

三 嶺海樓叢書

月定星昏中此時方可興工役以營建詩人所詠者衛  
文公一諸侯耳當狄入衛後初復其國徙居楚丘猶能  
仰觀天象以役民力今敵人遠遯正覘我動靜之時也  
而彗星起自危宿遂犯營室芒角長逾一丈豈非昊天  
上帝豫戒以營建之當慎歟臣竊謂一切不急工役皆  
宜停止不然則彗乃除舊布新之象變豈虛生哉且去  
歲風雷大作須臾雨雹大如雞子隕地經時不化而夏  
秋之交不逾旬日災及承天遠近震驚至今咤歎占者  
奏言雹者陰脇陽也盛陽雨水如湯之熱陰氣脇之則  
轉而爲雹厥光爲兵爲飢爲民怨不平之事咎在君相

若用賢任能寬恤刑獄則咎可弭矣此有隱之言也夫  
天火發於雷電兩見災變譴孰大焉而諱匿其占何哉  
詩曰燿燿震電不寧不令五行志言君不思道則天火  
爲災臣撓政權則迅雷雨電觀春秋所書震夷伯之廟  
西宮災大雨雹皆在桓文專霸之世則政權自諸侯出  
矣伏望陛下蚤夜以思果能盡行純王之道歟抑猶有  
專霸者廁于其間歟威福之柄果能自攬歟抑亦有撓  
政者竊弄而下移歟乾剛獨運則陰邪潛退矣今年春  
二月詔修南海子行殿大小紅橋七十餘所曾不及旬  
而白虹貫日暈背無光未幾又修沙河行殿是日午後  
儒林錄約刻 卷之一 黃雙槐 四 嶺海樓叢書

日生暈背無光色赤如赭此則彗犯營室之應也天象  
告人如形影相見聲響相聞亦明矣哉今月三日日將  
暉時有流星青白如杯起自天中墮于東方又不及旬  
而日復生暈其色赤黃其夜月亦生暈其色蒼白俱圓  
如虹良久散後闇然如蝕之旣失其精華京城萬目所  
睹蓋蒙蔽之象也詩曰此日而微彼月而微今此下民  
亦孔之哀此以薄蝕言耳今日月雖非薄蝕而微闇失  
常甚大怪也其應於人事歟臣竊惟聖修未固殷鑒易  
忘景泰以來秕政不可縷數其大者則李惜兒妖妓也  
毀奉先侂殿以建宮章文賤工也擢至禮部尚書而見



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綱紀紛淪不可救正陛下獻謀  
神聖悉行釐革萬方歡忻渴望太平然太監王振不忠  
者也而徇其黨與賜之葬祭駙馬井源死于忠者也而  
沒其田宅給與貴臣況于小民資產爲勢力所奪可勝  
慨哉詩曰眊眊彼有屋簌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  
是桮笈矣富人哀此憊獨此又下民孔哀之驗也夫天  
心仁愛陛下可謂篤矣而景泰往轍乃復蹈之亦獨何  
歟臣愚不識忌諱凡所條列六事皆循天象以徵表之  
詩曰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遘其德俾民大棘蓋治天  
下有本身之謂也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治天下有則家  
儒林錄約刻

卷之一 黃雙槐

五 嶺海樓叢書

之謂也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固聖賢之明訓  
也身修家齊以爲民先則舉而措之國與天下無難矣  
狂瞽之言伏乞陛下留神詳察一曰正身則天下治臣  
惟天下之亂皆起于逸天下之治皆由于思心不思而  
身好逸此小人之所以投機導慾朝野之所以禍孽相  
尋也今彗星出見光芒逾歲而不消日暈無光背珥無  
時而不有天戒亦明矣陛下修身之際其亦思之否歟  
抑亦方事逸豫而不暇思歟箕子陳洪範曰敬用五事  
貌言視聽皆主于思思曰睿睿作聖則皇極建皇極建  
則天下之民舉被其澤而五福隨之思不睿則貌不恭

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皇極不建而身不正奸佞彙進  
蠱惑以逞天下之民舉懼六極而水旱貧窮瘟疫喪札  
隨之矣周公戒成王曰君子所其無逸釋者曰所猶處  
所也以無逸爲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  
謂所矣苟因勤政厭其久煩乃欲暫逸豈非作輟而無  
定所歟若往海子呼鷹逐獸則心思日蕩臣民微之將  
皆役其耳目恣其貌言百度不貞萬事弗理天下危亂  
可坐而致也臣愚伏願陛下端居法宮勿事遊幸每遇  
政暇日讀經史有疑思問必召儒臣使之講解義理有  
所未通必睿以通微而後已天地將自心出萬物皆由  
儒林錄約刻

卷之一

黃雙槐

六

嶺海樓叢書

心備其視馳騁田獵令人發狂者果孰爲樂歟如此心  
日正身日修而所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遠近莫不  
一於正者皆在是矣不然則投機之會出于不思而逸  
之時稅政漸復將如景泰之世則天下不治民皆輕死  
苟有亂賊甚於近日王斌馬麟之徒者則敵人不在邊  
疆而在門庭矣可不謹哉惟聖心垂鑒焉二曰正家則  
天下定臣惟人倫造端必先夫婦治道行否皆自宮幃  
未有娼優擾雜而可以言政者也景泰時妖妓入內留  
幸荒淫而文武諸臣羣趨其門甚或結契連姻無復廉  
耻而教坊遂至月進脂粉錢上塵兩宮以及御禮部爲



之題奏自此風愆肆行公侯錦衣之家多收妓妾而宿  
媚之律不復欽遵矣臣聞陛下革去禮部題奏而教坊  
按月進錢公然如故已放樂工樂婦四百餘人還籍從  
良而俳優戲劇猶供奉宮中讌飲此曹在外則挾威凌  
物甚至執縛職役人員恐嚇財貨會試舉場士子有被  
其害者矣陰之脇陽莫醜于此臣愚伏願陛下明禁教  
坊不得侍讌而革去其所謂脂粉不許月進仍詔禮部  
令勳戚近臣毋狎媚優夫率婦以貞婦隨夫以潔而凡  
娶妓爲妻妾縱僧入閨闔者必誅無赦則男女以正婚  
配以禮而風愆息人倫明矣否則惜兒之孽安保其不  
儒林錄約刻

卷之一

黃雙槐

七

嶺海樓叢書

復萌哉惟聖心垂鑒焉三日正禮則天下化臣惟治平  
莫要于孝弟慈達德不越乎知仁勇萬世不易之至道  
也欽覩聖烈慈壽皇太后昭受尊號推恩及于臣民而  
又釋放建文君子孫安置鳳陽送岷庶人子孫仍回舊  
府各使得所至于貶封優免肆眚之類悉從其厚治平  
之要道盡之矣近侍藩封或有非禮之請必先辨明而  
後拒之水旱賑濟凶札瘞埋諸惠政必覈實普行于郡  
國洞燭敵人詐進玉璽則始終峻却不爲所欺達德之  
行昭乎天下矣禮制四達不悖獨有宗室之禮猶未正  
焉則建廟立宗是也親王首受藩封則是宗法別子爲

祖矣其後繼別爲宗則建大宗之廟世世長子承祀爲百世不遷之宗自是支庶分封爲郡王次爲鎮國將軍又次爲輔國將軍又次爲奉國將軍各立廟爲四小宗五世則遷而其支庶親王與之無服爲中尉者則統于百世不遷之宗立學以教之其或冠婚喪祭少有不足皆由親王收養周卹不待陳請而四小宗各以親房量給助之凡廟制一從家禮而擢用銓除必遵太祖高皇帝祖訓務使富而好禮貧而不匱則陛下親親之仁常浹洽而弗替矣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大小宗廟乃典禮之大者非陛下聖明莫能舉行也儒臣集禮不儒林錄約刻

卷之一

黃雙槐

八 嶺海樓叢書

著爲令行於宗室以致大臣不立家廟營求奪情疎其所當親薄其所當厚羣黎百姓曷由而化臣願陛下特賜璽書俾各藩僉議如果合禮然後著令而凡營求奪情起復不自建廟立宗者雖在高位一切罪之則恩自禮推而絜矩之道大行矣惟聖心垂鑒焉四曰正樂則天下和臣惟世道方亂則禮慝而樂淫天下大定則禮先而樂後故教太學之士而善民心必審于此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釋者謂大合樂九變以祀天神饗人鬼祭地祇周官所言琴瑟詠歌下管鼗鼓卽咸池承雲九韶有虞氏之樂傳



自黃帝者其間分樂而序之乃六變八變之節耳故樂  
記曰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合奏于堂上下而  
簫韶九成則祖考賓客皆可得而禮矣古者以此爲郊  
廟朝廷之所常用故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詩言志歌  
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律以正五音五音正而律退藏猶  
規矩以正方員方員正而規矩不用非謂吹律管以與  
樂器相和也蓋製器之時因律呂長短以定八音之清  
濁高下其尺寸分毫之度已在金石絲竹之中矣况且  
周尺尙存乃候氣而氣已應累黍而黍已符者今造車  
之家非此尺則車不能同軌更以家禮所刻尺式參以  
儒林錄約刻

卷之一

黃雙槐

九嶺海樓叢書

律呂新書而後用之製器旣成展聲聽審冬至以召陽  
夏至以召陰則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從可知矣然歌舞  
必用童者以其赤子之心發爲元聲協于元氣也今之  
郊廟歌詩則用神樂觀羽士凡大燕饗曲調承應則用  
教坊司樂工而所奏又不能優游平中大樂豈能與天  
地同和哉世儒於周官大司樂歌奏之說皆有見於分  
無見於合而候氣累黍復拘泥而不通臣愚伏願陛下  
敕禮部及太常寺官招集名儒講明大合樂之法且用  
周尺製成樂器務使清濁高下以和人聲頒于太學以  
及天下學校皆選諸生童者歌而舞之以復胄子之典

一切金元以來俗部之樂通行禁絕則淫哇屏放而韶樂復聞於今庶幾可以應彗星除舊布新之象將見天下人民形和聲和而天地之和應矣惟聖心垂鑒焉五曰正賦稅則天下富臣惟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富足則機靜而有福四海困窮則機動而有禍此洪範所以審五福六極之萌而務建歛福錫民之極歟方今江南水旱之災甚于河間諸郡揆其所由則蘇松常湖稅賦倍於他邦甚至每畝三升起科再加一石名爲九斗十三升者一遇災傷盡皆饑餓盜賊縱橫流殍盈路倘巨寇乘時而起阻絕漕運何以禦之儒林錄約刻

卷之一

黃雙槐

十嶺海樓叢書

臣嘗與吳越士夫私議皆謂欲正稅賦事實非難惟在哀多益寡平均天下而已自淮安至天津兩河瀕水之岸俱有荒埔若有司雇募開荒墾田俱令隨地廣狹量留牽路悉行開墾而必多爲溝洫往來行旅如古阡陌待成田後每升科一頃則減江南之額扣除如數至于百千餘頃而彼此乘除遞相裒益則天下平均可期矣至于水利則禹貢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論者謂環湖之田多水患沿海之田多旱菑應於三江之外凡浦澗滙潰皆以時挑濬小川流注疏通而大澤涵渟不蕩亦如所謂旣入底定則水不淤洩爲患而旱菑因可救也



江北至于近畿亦倣其法行之障其流通其塞則溝洫無壞溝洫無壞而歲熟力役惟時有無相濟雖中原青徐之民可永保其無窳徙流移之患而不爲亂矣至於近日均徭造冊以稅賦多寡爲差官爲定其徭役是亦通變宜民之道也其有奏稱不便者無乃有司不公之故歟占者以彗星芒角動搖而恒星亦多流隕蓋庶民惟星是乃兵戈將動之象也臣愚伏願陛下命戶工二部遣賢員自襄河相地至于江北行臣所言墾田待熟升科扣減江南之稅而均徭造冊不公許赴巡按御史糾彈行令更替凡遇水旱踏實則必舉行周官荒政停

儒林錄約刻

卷之一

黃雙槐

十一 嶺海樓叢書

准襲而亦准襲者皆由官吏受賄不復查究來歷是以下賤闖葺之徒冒濫日繁而奏帶傳乞之官猥致遺落併得官則肆其刻剝占役賣閑軍伍苦之逃絕者多矣清軍御史雖歲差一人固無益也臣竊謂宜赦着各巡撫都御史總兵官會同三司官員將合內外軍士逐一清查原額及見在之數併老弱逃絕者列具手冊而軍器馬匹亦如之凡沙汰填補及合給銀兩俱各奏聞許令便宜裁處軍職武舉則試其騎射條舉武經七書百將傳各十事令其直述大凡中選者留任支俸不中者襲未五世許支半俸差操其襲已五世且住俸再試待儒林錄約刻

卷之一

黃雙槐

士

嶺海樓叢書



養威畜銳將見使之赴敵必勇使之築保必力所以應  
弭震電之威其在茲哉臣愚伏願陛下鑑前土木之變  
常以選將材充軍實爲務行臣之說則軍政修舉而天  
下安矣惟聖心垂鑒焉以上六事皆正身正家取自上  
裁其餘則任賢以圖望於清燕之暇觀心察理日令詞  
臣進講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至有事  
涉治平則召府部大臣各帥其屬入見便殿敷臣所陳  
使商確舉行有出於臣淺見薄識之上者更加顯擢故  
曰純心要矣用賢急焉臣以一介微賤冒進狂言涓塵  
無補於天地之大隱僻莫逃於日月之明與其一旦沒  
齒與草木同朽孰若陳見披衷少得伸其匡濟之願而  
後死乎是雖殉身伏節卽如太學生陳東輩蒙難就誅  
亦所不悔也伏惟陛下留神詳察

信林錄約刻

卷之一

黃雙槐

三

嶺海樓叢書

儒林錄約刻卷之二

雲間張恒北山原輯

甬孫黃銘西齋原訂

謙 虛谷

裔孫 沃棠蔭亭 重校

應桐守拙

培芳香石

明儒

黃粵洲先生

黃畿字宗大雙槐先生之子七歲善屬對鼓琴見者

儒林錄約刻

卷之二

黃粵洲

一 嶺海樓叢書

呼為奇童十六補郡庠生通詩春秋二經撫茹百家

滌去陳語督學僉事張習稱為古作然竟不能取合

有司一夕同舍生攘雞邀之謝不往卽束書歸曰是

固嘗業舉擅場者其行若此吾胡可與侶哉乃告改

邑庠卽以養親歸自是絕意舉子業隱居粵山之椒

研九流通三才五行之蘊撰三五玄書著貫道論曰

天地以無為祖人物以有為母三才以動為戶五行以因為府馮翼未形之謂無氣質始靈之謂有屈伸往來之謂動生尅送用之謂因無則有有則動動則因因則終始始終以至無窮人莫知所從故能為死為生時息時行雖入於消消紛紛而未始離其根嗚呼大哉道也斯其神乎聖人握宇宙之柄懸萬化之鏡故能前民用知吉凶以窮理盡性至于命夫易惟八八其八而為六十四皇極惟九九其九而為八十



一大二洞極潛虛經世其數皆不外是乎出然其究三五而已矣是故五曜緯天虛其中經以四方之宿五岳緯地虛其中經以四海之流五事緯人虛其中經以四德之端維牝曰水立冥司規正位乎坎在天爲雲雨在地爲川澤在人爲聽在蟲爲介其祥青黑在地爲林藪在人爲貌在蟲爲鱗其祥青靑維南曰火朱明司衡正位乎離在天爲雷電在地爲岡陵在人爲視在蟲爲羽其祥青赤維西曰金白藏司權正位乎兌次乎乾在天爲雷霆在地爲金石在人爲言在蟲爲毛其祥青白維中曰土黃靈司繩正位乎坤次乎艮在天爲霜霧在地爲墳衍在人爲思在蟲爲羸其祥青黃是故三爲五宗五爲三輔五禮肇爲三統而民性中矣五音協乎三禮而民情和矣五倫行乎三德而民彝正矣虛其一倍其四中外相維則八卦九章皆五行也生數五成數五天地相承則河圖洛書皆三才也參伍而衍繹之禮樂于明鬼神于幽政道于大術數于小苟達三倍五而能成五未之前見也是故人知易範爲數學之宗而不知唐虞之世七政五典六府三事無乎而非此也蓋全則爲聖爲

儒林錄約刻

卷之二 黃粵洲

二 嶺海樓叢書

賢駁則爲讖緯爲釋老惟人神而明之耳至揆所原則數雖有千百千萬以及萬萬不可窮然皆出乎三成乎五本乎一故曰三十輻共一轂又曰心爲太極此之謂也始而雜以佛氏旣而

讀邵子皇極經世深造其奧歎曰自箕子以來合術

于道其惟堯夫乎遂盡棄宿習稽玄微訂律歷作皇

極管窺十三篇晚年潛心大易中庸曰中庸易之疏

義也太極通書定性西銘猶中庸也乃述易說數篇

其論學則曰前之三代由夏歷殷而文成於周後之

三代由漢歷唐而文成於宋名理醇粹周宋其齊軌

乎是故周至立矣道同乎伏羲程至大矣見卓于顏

淵朱至博矣功亞乎仲尼再闢渾淪不亦玄乎心普

萬物不亦大乎功在六籍不亦博乎又曰孔門傳心之要一言而已慎獨是也故爲學必主於獨生平未嘗袒露星月下夢寐中有不善語必顛天謝過居暗室抱寂終日臨妻孥無有惰色其所養蓋醇如也天性至孝先意承志惟恐不及父母有怒長跪叩頭俟釋乃起一味之甘獻廟奉親而後敢嘗居喪哀毀逾禮旣葬日猶哭諸墓方晨有虎突至前俯伏而去旁有山人廖翼見之大駭爲作孝子感虎歌以美之

黃孝

子遇於菟孝子慟哭不自覺氣吞於菟恰若無於菟初來威烈烈咆哮未發石欲裂須臾俯伏孝子前叩頭致敬腰爲折吾儕旁觀股交戰孝子淚眼何曾見乃知至孝通蒼昊嗟爾於菟良有神

凡田宅

儒林錄約刻

卷之二

黃粵洲

三

嶺海樓叢書

財帛兄弟欲之卽與一無所靳每合經史語自誦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人以爲名言捐已田七十畝有奇爲義田以贍族鄉鄰或肆凌轢人所不堪退縮不與校飲酒微醺卽哦邵子詩評者謂類康節云卒年四十有九別號粵洲學者稱粵洲先生嘉靖甲午父老覈其行實上之當道揭名於孝友坊丙申家人以其著述送察院御史周煦歎曰此真隱居求志之儒也命有司建逸士坊以旌之

論太極

易有太極道也心也一動一靜之間造化分而經綸起



矣易文從日從月中一爲奇動而生陽也月中二爲  
偶靜而生陰也故曰陰陽之義配日月易有真數三而  
已其是之謂乎自先天圖觀之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  
八卦復姤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所謂加一倍法  
初爻子午中分奇偶者兩儀也二爻卯酉中分奇偶者  
四象也三爻四象中分奇偶者八卦也四爻則八卦各  
分奇偶重有兩儀爲十六矣五爻則十六各分奇偶重  
有四象爲三十二矣六爻則三十二各分奇偶重有八  
卦爲六十四矣逆而數之自乾至巽爲圓圖順而疊之  
自下而上爲方圖自然而然非人之所能爲也方圓順  
儒林錄約刻

卷之二

黃粵洲

四 嶺海樓叢書

逆對待交互曲盡天地萬物之變而周子太極一端各  
爲一圖一圖各具一理伊川嘗謂邵子曰向嘗見周茂  
叔語及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朱子曰格局則太  
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  
約然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者以自然不假思慮安  
排也其用惟在乎交而動靜互爲其根方其未交也二  
儀生天地之類一動而陽自復至乾一靜而陰自姤至  
坤四象定天地之體則陰陽在左而上剛柔在右而下  
矣四象生日月之類日之流行爲火月之於水是也八  
卦定日月之體乾之對待爲坤兌之於艮是也及其交

而變生則八卦生萬物之類曰紀乎星性踐乎形月會乎辰情發乎體天四卦也水行於土走者栖草木潛於石飛者栖木地四卦也重卦定萬物之體坤剝比觀交乾夬大有大壯則小畜需大畜泰變巽井蠱升而乾爲性巽爲飛矣謙艮蹇漸交履兌睽歸妹則中孚節損臨變渙坎蒙師而兌爲情坎爲走矣離爲形艮爲木震爲體坤爲草其交而變也亦各如之逆推則知其所自生順觀則見其所自成故曰類者生之序也體者象之交也推類者必本乎生觀體者必由乎象生則未來而逆推象則既成而順觀日月一類也同出而異處異處而

儒林錄約刻

卷之二

黃粵洲

五 嶺海樓叢書

同象推此以往物焉逃哉太極圖自陰陽而五行遂及萬物斯略也已若謂太極散爲萬物萬物各具太極以見道不可離與一貫同旨義理精約在是殊不知先天之學心學也非術數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萬物之爲萬物孰非乾坤之理哉自我而觀物固物也自理而觀我亦物也渾然一致奚分內外以觀物名篇者正欲卽其分之殊見乎理之一無彼無此而實有所統會念念在焉事事循焉私欲自不得而干之則理窮而性盡命自我而立矣術數云乎哉



朱子曰先天圖中函十二辟卦推步以此管十二會綱  
定時節愚按京房卦氣以辟主公侯大夫均於十二月  
邵子則謂乾坤起自奇偶奇偶生自太極不過兩儀而  
已何以明之乾坤爲易之門復姤爲門之關鍵而啟閉  
焉者自冬至子中一陽生則乾之門卽啟其動也闢萬  
物出焉故陽卦三十二震宮始於復歷十六卦天根著  
於卯中春分則陽進一半二陽升於兌宮爲臨又歷八  
卦而後三陽升於乾宮爲泰四陽大壯五陽夬六陽乾  
至已而止則陽進極矣自是分大爲小故曰震以長之  
乾以分之自夏至午中一陰生則坤之門卽閉其靜也  
儒林錄約刻

卷之二

黃粵洲

六嶺海樓叢書

翁萬物入焉故陰卦三十二巽宮始於姤歷十六卦月  
窟著於酉中秋分則陽退一半二陰降於艮宮爲遯又  
歷八卦而後三陰降於坤宮爲否四陰觀五陰剝六陰  
坤至亥而止則陽退極矣自是長小爲大故曰巽以消  
之坤以藏之一闢一翕如門戶然陽來則啟陽去則閉  
也陽卦震兌各一而乾宮四陰卦巽艮各一而坤宮四  
以見陰陽二氣其始長也微而緩其終也疾而速微而  
緩所以根柢萬物而養其源疾而速所以生殺萬物而  
成其功曷嘗綱定時節如漢儒之見哉其不取坎離者  
何也乾坤天地之體坎離天地之用也論者謂閉物之

後人物消盡獨水火潛沸混沌久之及開闢則天一下而生水得火升而輕清地二上而生火得水降而重濁故曰兩儀天地之祖也蓋由陰陽雖判而實相交故火胎於子炎動卑濕自地而天易曰離爲日今日乾爲日者乾居後天離位故日紀于星而離又居震上故月會于辰日行有遠近則天因之爲暑寒而與月相出入則爲晝夜是賦命者天而亦日也故人物受其理於心則爲性情稟其氣於身則爲形體日得其道則月與星辰皆循軌火之在地者其渣滓也離爲乾之用則震兌又爲離之用矣水胎於午潤入高燥自天而地易曰坎爲水今日坤爲水者坤居後天坎位故水行於土而坎又居巽下故火潛於石水行有升降則地因之爲雨露而與火相聚散則爲雷風是受質者地而亦水也故飛走得水則羽毛鮮明草木得水則根莖萌達水失其道則火及土石皆汨陳月之在天者其精英也坎爲坤之用則巽艮又爲坤之用矣納甲亦如之水火二氣流行於天地間其不用者乃無往而不用豈非合體於乾坤故與邵子曰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



著策之爲物也天下莫神焉天一居尊而不動去五以存一也故大衍之數五十陰不可過於陽去一以成六也故其用四十有九合其體則太極分其用則兩儀左以象天陰陽之變右以象地剛柔之化方其合也四十九策自一而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及其分也三百八十四爻自四十九策而出在天成象則在地成形河以通乾出天苞故圖之用圓圓則運天之四時而數以行洛以流坤吐地符故書之體方方則定地之四維而數以成皆存乎其人爾庖犧之易無言無事者也先天儒林錄約刻

卷之二

黃粵洲

八嶺海樓叢書

而天不違文王之易有言有事者也後天而奉天時天者何也著以推數而立象卦以告象而盡數自然而然莫之爲而爲者也故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子邵子盡發其蘊體用畢呈豈非後羲文而聖者與夫數兆於一生於二成於三此天地人所以立也故掛一以象三則有圖焉子夏傳曰掛一象人也人也者包括萬物而爲之首也故兩儀生人曰三才邵子亦曰能物物則爲物中之人不能物物則爲物中之物惟至人爲能物物自體言之乾以一含四合十二而爲十

六方圖之西北如之大四象也坤以一含四亦合十二而爲十六方圖之東南如之小四象也天四變含地四變圓圖則日月星辰包乎坤水火土石從乎乾方圖則西南十六卦天往交地東北十六卦地往交天自六十四爻爲一百二十八倍爲二百五十六兼其兩則五百一十二合而四之則千二十四於千二十四之中復交互得二百五十六焉用在是矣蓋天地萬物皆陰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陰陽剛柔故靈於萬物而參乎天地自否咸未濟恒而爲泰損既濟益正猶取右手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以象三才也掛一之後揲之以四以

儒林錄約刻

卷之二

黃粵洲

九嶺海樓叢書

象四時故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各相因而爲十六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道德功力亦各相因而爲十六復頤屯益以一含四而姤應之人極於乾物極於坤而物之巨細人之聖愚亦以一十百千四者相因而爲十六惟天兼地惟人合天昊天生萬物飛走木草之中各有飛走木草聖人生萬民士農工商之中各有士農工商以陽統陰非包括萬物之象與世祕真傳輒紊其序牛無邪所傳者於泰與大畜之間而參以損節需之下而繼以中孚祝氏鈐玄玄集皆因之考諸內外篇豈有是哉其法先用四爻藏閏如泰初九至六四是也



次用四爻應運析泰六五上六合損初九九二應星甲  
一而以損九三至上九應星乙二是也大畜而下皆如  
之盡三百八十四爻周於四時變二百五十六卦以元  
經會冬至爲元之元春分損爲會之元夏至大畜爲運  
之元秋分升爲世之元天地人物皆起於泰夫先天一  
圖奇必對偶偶必應奇渾然之中粲然整齊豈有錯亂  
若此者哉

論象象

庖犧造六虛以迎陰陽其始畫也得于天以明天天君  
道也五在人則爲君及重之也得于地以察地地臣道  
儒林錄約刻

卷之二

黃粵洲

十嶺海樓叢書

也二在人則爲臣合六虛則三四居中爲人而上天下  
地可知矣分六虛則內卦下體爲貞外卦上體爲悔而  
事物始終可見矣揲著求爻重爻成卦七八者六爻皆  
不變卦下總爲之辭曰彖彖者才也通論一卦之才德  
若乾元亨利貞之類皆是也九六者當爻有變每爻別  
爲其辭名之曰象象者像也指言一爻所像若乾初九  
潛龍勿用之類是也易以道陰陽而乾坤爲易之蘊乾  
爻之初曰陽在下坤爻之初曰陰始疑泰曰內陽外陰  
否曰內陰外陽餘卦不與焉是陰陽分天地之氣形而  
上之道也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故凡易中卦爻不曰陰

陽而曰剛柔是剛柔成陰陽之質形而下之器也自九  
之八陽變柔矣自六之七陰變剛矣不變者聚而爲象  
故靜則以象占之其變者散而爲象故動則以爻占之  
必兼之卦以盡變焉卦之所之則爲變體先觀其上下  
次觀其卑高自初至上然剛柔相易則各以之卦言如  
言潛龍勿用不曰乾初九而曰乾之姤言龍戰于野不  
曰坤上六而曰坤之剝是也用無常體惟變所適故發  
揮於剛柔而生爻無非物也擬諸形容其變不一無非  
象也卦以反對比應承乘無非數也統之有宗會之有  
元其惟彖乎故邵子詳言大過彖象者此也運卦六變  
儒林錄約刻

卷之二 黃粵洲

士 嶺海樓叢書

合三百六十年世卦貞悔各三十年變化自然卦不待  
揲而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必以大象爲主乎世之鑿  
以私智屢變以求協者豈知天地自然之彖象有一定  
不易之序哉



儒林錄約刻卷之三

雲間張恒北山原輯

來孫黃銘西齋原訂

謙 虛谷

雲孫 沃棠蔭亭 重校

應桐守拙

培芳香石

明儒

黃泰泉先生 上

黃佐字才伯號泰泉廣東之香山人先生天姿明睿

儒林錄約刻 卷之三 黃泰泉

一 嶺海樓叢書

四歲受孝經五歲能隨父粵洲公執養親禮日探家

笥藏書問知經史難字觀周程六君子遺像即自誓

必如此而後為人及就外傅問諸師曰大學自綱領

條目之外何以釋本末而不及終始耶師辭不能教

至十二歲而舉子業成乃更學為古文詞及究心皇

極象數著座右銘正騷學會賦正德庚午鄉試第一

作九州問以見志沉潛理奧至忘寢食歎曰孔門之

學知行並進豈可偏廢乎癸酉粵洲公偕先生行途

次儀真病卒先生扶柩還攢于先兆日必往至禪猶

不食肉庚辰登進士明年五月世宗卽位始廷試選

庶吉士大學士蔣冕以乾清宮成命賦題試諸吉士先生獨先成文奇字奧無不驚服命下授編修先生素不喜干謁至是見內閣楊廷和曰予目近視今日得識君耳若有憾色者時嘉靖元年十月也先生首上初政要疏又上修舉新政疏皆留中不行唯刑部尚書林某是其議遂與定癸未元日先生侍班殿上見鴻臚官引戎狄來朝之使徑至御前先生草奏謂宜倣古禮令各在東西門外設位俵拜伏傳天語命之或曰舊制也不果未幾浙有宋素卿之變人以為先見康陵旣柩大禮方興尚書毛澄謂兄終弟及無儒林錄約刻

卷之三

黃泰泉

二 嶺海樓叢書

追尊之禮唯漢有之先生從其說書大禮議後有謂先生爲黨者會冊封南渭王充岷府副使事竣堅辭金幣歸家卽具出使陳情疏未報有旨覈復命者先生力疾還朝禮部尚書席書及諸議禮者皆始進用欲援先生爲助先生謝絕之大學士楊一清欲引用先生亦辭不往三年考滿疏乞省親不報再上得允歸有司請修廣州志書却幣辭宴戊子大禮成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先生聞命至境疏乞養親情詞懇切下都察院奏覆惟列學行甚稱趣令赴任隨補廣西督學官抵蒼梧謁軍門秉禮不跪撫臣銜之道經



府江猺賊出沒召主守者詰之諭以威信其首皆叩  
首去抵省則稽查書院教育人材日與諸生發明理  
一分殊之旨因輯理學本源頒行郡邑又端士習撤  
淫祠行射禮舉節孝立鄉社擇士民之秀者爲弟子  
員以風勵之猺獍感悅寇掠少輯宗室故與諸生爲  
讐督學者至執梃而後敢出先生遺以小學古訓皆  
遵約東校士懷集偶得家報母疾卽疏請致仕竟棄  
官歸撫臣以前憾偕御史劾先生擅離職守欲中以  
法時大學士李時薦先生有程朱之學宜充經筵講  
官世宗亦知先生名銓部以母老且病非詐覈覆止  
儒林錄約刻

卷之三

黃泰泉

三 嶺海樓叢書

令致仕而已遠近學者從遊日衆闢粵洲草堂以居  
之巡撫都御史陶諧召還兵部薦先生文章華國謀  
猷經邦諫臣董進第等以遺逸薦禮部右侍郎呂柟  
以宮寮薦皆爲議禮者沮之丙申冬以翰林院編修  
左春坊左司諫起先生於家至京師作九經政要箴  
又取訓蒙二字更正之將進先啟輔臣曰儲貳爲天  
下之本而輔導之職則以預養爲本故預之必早則  
所聞皆正言所行皆正事聰明日開德性日純駸駸  
乎日以入于聖域矣輔臣不悅書不果上充經筵講  
官遇事規諫陞翰林院侍讀掌南京院事陞右諭德

兼修撰同修玉牒尋陞南京國子祭酒頒五倫條約  
禁止超撥之法及清餽廩之乾沒者以給諸生有清  
如水之謠作南雍志訓以宗之恭儉而成均所掌樂  
教也因出舊制樂典以示諸生學士張治見之曰簫  
韶九成可復聞也先生始爲此書夢夫子告以知崇  
禮卑之說積思二十年始成嘗與崔洹野質論之至  
是其傳始廣先生以南都炎暑恐母夫人不安具疏  
乞休逾月而母夫人病卒哀慟切至歸紉廬于墓側  
服闋陞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至京見輔臣夏言  
抗禮唯再拜談及河套事輔臣愆不悅詔令致仕抵  
儒林錄約刻

卷之三

黃泰泉

四

嶺海樓叢書

家諸生復從遊講學爲條約以申告之朔望皆至精  
舍講業日錄所聞積成卷帙名曰庸言門人何价孫  
學古陸湯臣輩爲刻以傳先生操履端謹模範嚴整  
居無惰容燕無媠語私第鄰府寺敲扑喧襍而處之  
裕如布帷木榻不求更新細繹經文每至夜分不休  
終歲少入私室少癯然晚年乃更豐碩知其所養充  
粹也通籍三十年在朝僅數載雖屏居有廟廊之憂  
賙貧赴義意唯恐後嘗增置義田以贍族人所至褒  
表孝義居鄉必爲言于官丙寅疾革作詩有氣完光  
岳身在雲霄及貽謀無厚業忠孝種心田之句整襟



拊帶曰弘毅之學當如是也小子識之乃卒年七十  
有七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所著有詩文集六十卷  
樂典三十六卷詩經通解二十五卷春秋傳意十二  
卷庸言十二卷鄉禮七卷革除遺事十六卷翰林記  
二十卷廣州府志六十卷廣東通志七十卷廣西通  
志六十卷南雍志二十四卷香山志八卷小學古訓  
姆訓西京賦敷教錄各一卷漱芳集廣東人物傳六  
藝流別明音類選羅浮山志各若干卷行于世學者  
稱秦泉先生

庸言

儒林錄約刻

卷之三

黃秦泉

五嶺海樓叢書

君子之學道也弘于天而已矣天人一也陰陽之化其  
浸矣乎氣方就形而降中者天也氣既成形而受中者  
人也剛柔異質利欲異感聞見異習晝夜異氣日與天  
違而猶牖且廵焉人自不察耳是故博學以明之反身  
以誠之知仁合一而禮義出焉惟一故大惟大故天其  
合也滙乎其小以敦化其出也分乎其大以川流位育  
之功威儀之則無非天也出王游衍流通貫徹無有間  
隔須臾固念外物隘之矣茲日夕所以乾乾者與詩曰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心欲虛而行欲實言欲柔而氣欲剛滿招損謙受益心

欲虛也言之不出恥躬不逮行欲實也巽與之言能無說乎言欲柔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氣欲剛也不謙則不虛不恥則不實不巽則不柔不直則不剛

心性之難辨也久矣心者氣之會而有覺者也是謂人之神明性者生於心而有則者也是謂人之生理辨之不可以不明也夫心有形而中虛萬物皆備其猶田之種穀者乎性無形而命於天物理若有根抵生於心而不窮其猶穀之苗而秀秀而實者乎繼善之初性本天命成形之後性乃相近凡血氣之性從人心生記所謂無喜怒哀樂之常書所謂節性惟日其邁是也凡天命儒林錄約刻卷之三黃泰泉六嶺海樓叢書之性從道心生記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書所謂上帝降衷若有恒性是也性必有情非情則性不可得而見然心統性情而其官則思故能管乎一身而節情復性人心易爲道心其猶昫昫原隰稂莠盡而嘉種自生者乎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以牛犬猶人闢之正謂性生於人心有覺與牛羊異耳近世乃有謂性非止具於心爲是耳目手足之屬亦各有性是告子之說也性若在身然則情奚從而發與故自古聖賢言心必管乎身言性必根於心語曰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明徵者一也大學言正心



必及視聽而忿樂憂懼因情以見性其明徵者二也中庸言至聖必先聰明睿知而後容執敬別其明徵者三也孟子則又詳矣曰盡心必曰知性曰存心必曰養性正以田能盡闢穀必嘉生可從而占盡心知性之謂也詩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疆界不失穀得其養順而無害存心養性之謂也

堯舜知不徧物仁不徧愛執其要也豈不易簡湯武反之也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太公丹書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制焉勝焉反之力也顏子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爲仁故以禮制心然禮非義不協

儒林錄約刻

卷之三

黃泰泉

七

嶺海樓叢書

孟子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養氣故以義制事然義非敬不行人之氣稟鮮有不徧必由禮義以反之如知孰爲禮孰爲非禮孰爲非禮之禮而所行一由於禮孰爲義孰爲非義孰爲非義之義而所行一由於義操存之孰本諸其心見諸其事怠欲不存焉則亦無異於堯舜之知仁矣

命性者天盡性者聖復性者賢是故聰明明威自民天本與人一也明明德於天下人本與己一也性無不善善與人同則性與天合矣堯其大也而舜協之其必問學乎好問而好察邇言卽取諸人以爲善也用其中於

民卽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  
性猶水也感而遂通猶江河之決也湯之知勇武之執  
競猶有待於反之之力其亦去壅而後決者與顏氏克  
己復禮爲仁有餘裕焉明且健故也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也其至明乎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其至健乎不遷怒不貳過其至善乎無伐善無  
施勞其善世乎至明之謂覺至健之謂習至善善世之  
謂行其復性優於湯武遠矣欲爲堯舜其必以顏氏爲  
先覺乎故孔子首言學非今之所謂學也堯舜之所傳  
顏氏之所好者也

儒林錄約刻

卷之三

黃泰泉

八

嶺海樓叢書

中庸言性不言心曰中和則心統性情者也堯舜始言  
中仲尼益以庸蓋慮人難知難行而不知其爲人倫日  
用之常也子思子憂道失傳而筆之其作聖之樞要執  
中之疏義乎嘗分論之道之在人也其體用全人之弘  
道也其功化大故始言一理散爲萬事體用之全顯諸  
仁者也上承天命下立民彝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其  
微殆出於見聞之外者乎故曰費隱中言萬事末復合  
爲一理功化之大藏諸用者也下學入道上達天道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德性之知與天載一矣故曰明誠漢  
志禮家有中庸說二篇分爲上下茲固禮之本與然費



隱非明誠則孰凝之此戴氏所以合而爲一也又合論之凡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形色於天地間者厥有恒性孰非庸哉克念作聖必知以知此仁以體此勇以強此致中和而後已焉是之謂德喜怒哀樂之節親疎貴賤之倫九經三重之政天下國家之治大至于峻極小至于威儀必參贊化育配天而後已焉是之謂道至誠無息其欽明允塞德之盛乎悠遠博厚高明其時雍風動化之神乎凡言品節限制操存於內者皆以坊人心之危也凡言天地人物發見於外者皆以廓道心之微也是故明乎善則惟精矣誠乎身則惟一矣其功化必自儒林錄約刻

卷之三

黃泰泉

九嶺海樓叢書

戒懼慎獨始在乎下學立心而已故曰人皆可以爲堯

舜

思欲近不欲遠遠則不能內省志欲遜不欲速速則不能深造不能內省非思誠也不能深造非志道也思誠則可以存其心養其性志道則可以據於德依於仁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思曰忠恕違道不遠奚其異曰夫子之道由忠恕行者也自誠而明故曰一以貫之違道不遠行忠恕者也強恕求仁故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吾能學習以明善誠身則心之出入操舍在我矣出也收之使闇然而存故曰君子之

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人也克之使廓然而大故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是忠盡而誠恕推而仁者也今也博通五車必以爲不可及貴極三旌必以爲大過人慕而希者衆矣如曰求在我者可以至聖人之道則駭異而笑且誹之於乎道之不行也由不明也道之不明也由不信也

易有三大可以見聖學矣大有也大畜也大壯也剛過乎中者不與焉大有之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言反身也大畜之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言博文也大壯之象曰君子以非禮弗履言約禮

儒林錄約刻

卷之三

黃泰泉

十嶺海樓叢書

也夫俯仰喘息人未始離乎天則命德討罪天亦未始離乎人過而討之必欲其無諸已揚而命之必欲其有諸已反聽內視自欺之根拔而去之無遯形焉則天明也由是博文以見道於萬殊約禮以會道於一本合茲三大是謂明誠

宋人有言曰銷僞去驕矯輕警惰惰則散緩閒適自以爲賢其志也昏輕則便儇皎厲自以爲美其動也躁驕則狠傲倨慢自以爲剛其氣也悖僞則機械變詐自以爲智其心也欺是四病也者皆所謂不善也故聖人立教知之以學習行之以孝弟表之以威重衷之以忠信



忠信所以銷僞也威重所以矯輕也孝弟所以去驕也  
學習所以警惰也警其惰則惺惺如也其知昭明矣去  
其驕則雍雍如也其氣和順矣矯其輕則肅肅如也其  
動尊嚴矣銷其僞則慍慍如也其心果確矣氣帥於志  
動由於心合一不息至于誠則聖矣一念不誠惡自妄  
生是謂褻天終身不誠將由惡終是謂棄天惟聖罔念  
作狂而况非聖者哉夜氣清明顧諟明命則四病除矣  
四病除則四偏皆正學不至於聖人之道吾不信也詩  
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問仁人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無乃二之與曰人之所  
儒林錄約刻

卷之三

黃泰泉

土

嶺海樓叢書

以爲人者生理存焉耳心放而不知求則生理日絕其  
形雖在其心已死故心者函此生理者也仁者發此生  
理者也五穀之種播於田生生不已是庶是蓂少有間  
焉疆場侵而生理遏矣詩曰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  
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庶此之謂也仁根於  
心夫猶是也心一息少放則生理亦一息間歇而不相  
依矣仁本與心一而人自二之是故服膺勿失則相依  
之謂也心惟仁是依故不違仁農惟稼是依故不失稼  
放其心而不求亦猶舍其田而不芸也夫

弟子之職先力行而後學文成人則先博文而後約禮

相承之序也然則游藝亦豈可緩哉是故志道而有心得則躬行而可據據德而全天理則得仁而可依依仁非他也道得於心而全體不息者也仁而不違則六藝義理之趣皆博觀而盡獲之矣是兼本末合內外之謂也譬則游於園沼雲飛川泳其趣在我夫豈顧以玩物爲哉

樂正成均之教世子旣與胄子齒知父子之道君臣之義長幼之節矣於是乎禮樂二者必並舉焉禮以安上治人爲體以別疑坊欲爲用以玉帛俎豆爲數以周旋揚襲爲容數與容可損益也體與用不可須臾失也樂儒林錄約刻

卷之三

黃泰泉

主

嶺海樓叢書

以易直子諒爲心以孝友中和爲德以律度鏗鏘爲器以綴兆舒疾爲文器與文可損益也心與德不可須臾失也故禮得其本則無體樂得其情則無聲以此養世子則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故曰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斯須失禮則暴慢之行窮於外斯須失樂則奸邪之行窮於內故禮樂者君子以自養也

禮與非禮而仁與不仁係焉其於躬行也切矣其體也天理節文根於中天下之大本也其用也人事儀則發於和天下之達道也君尊臣卑父坐子立體固嚴矣然臣安於卑以事其君則氣自然屏足自然躩子安於立



以事其父則容自然婉色自然愉一出於誠無所勉強故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非達道而何不以禮節之則和而流矣君臣主敬必至于褻敬父子主恩必至于狎恩其何以行之哉故天地之氣肅則必雍能敬且和何事不行在易上天下澤曰履禮之所從出也然以兌說而仰對乾剛則有和之義焉大傳繫之蓋禮非強世也加之錙銖則過損之毫髮則不及故曰履和而至躬行由禮則動無垂戾矣故又曰履以和行由此言之非有子之言也固孔子之言也行禮之時局促不安固爲非禮褻狎不敬亦爲非禮皆將失

儒林錄約刻

卷之三

黃泰泉

三

嶺海樓叢書

其本心是謂不仁可不戒哉

子蒞南雍將釋奠輯儀註以告六堂師生曰孔顏授受之禮其卽堯舜之所謂欽乎視聽言動攝於其心蓋合恭與敬而言之者也是故常存諸中敬而不貳則動形於外恭而可象檀弓曰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岐禮於敬是以亟習於儀爲禮矣豈知禮者哉夫設監立規銘聖有謨訓言必跪聽行必矩步凡衆之間苟無整齊嚴肅則必糾而罰焉使其心常存於敬故也敬存則天性秩然章於人事禮之全體在是矣故夫棗盛牢醴匪以播馨香告充膺也鼎鼐俎

豆匪以侑明潔耀士林也登降周旋匪以嚴等威美容  
好也憂擊綴兆匪以繁歌奏聳觀聽也可象之儀要有  
不貳者以爲之主焉教養弗豫動罔或欽而望其歲事  
盡禮吾見其難矣盍亦求其本哉

子朱子曰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  
陰一大陰陽也故呂在陽則下生律在陰則上生月合  
列以物氣者也儀禮經傳鍾律篇蕤賓重上生與律呂  
新書呂在陽地倍數相同又曰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太  
簇爲陽夾鍾爲陰姑洗爲陽中呂爲陰又一小陰陽也  
故律爲陽而下生呂爲陰而上生律書吹以考聲者也  
儒林錄約刻 卷之三 黃泰泉  
十四 嶺海樓叢書  
生鍾分蕤賓生太呂半律夷則生夾鍾無射生中呂亦  
如之又曰半之此律也倍之亦此律也予在京師太常  
典簿李文察來受業制十二管吹之含少三寸九分與  
黃鍾之管龠聲八十一分雖清濁不同然殷殷隆隆舉  
相似也天地之和應於聲律者如此豈非自然之數與  
故特舉子朱子三言以爲律呂要法  
韶樂興於禹臯陶而夔典之非一夔所能作也舜之教  
胄子特數語爾而萬世立樂之方不能外焉所謂道之  
以中德詠之以中音者也言者人聲清濁高下之變比  
樂器而成陳澥專言詩詞誤矣記曰御瞽幾聲之上下



歌聲必諧鐘而起者主中音也蓋政有治忽故民有憂  
樂民有憂樂故聲有上下哀心感而嗚殺憂聲之上者  
也怒心感而粗厲則下矣喜心感而發散樂聲之上者  
也愛心感而和柔則下矣樂心感而擘緩宮以平之敬  
心感而廉直角以中之鐘聲諧焉不高而硯不下而肆  
惟正而緩優柔以合平中使欣喜歡愛不至太過哀聲  
厲氣無自而入則肅雍和鳴矣此大聖作樂所以敦樂  
而無憂也聞之者能敬以和則直而溫寬而栗既敬以  
和躁心釋而欲心消則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此舜作五  
絃之琴以歌南風左宮商右徵羽角所以爲中聲也出  
儒林錄約刻

卷之三

黃秦泉

五

嶺海樓叢書

納五言絃不過五而十二律呂循絃益徽還相爲宮非  
繁文簡節之音與故孔子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  
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  
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  
加于心暴厲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  
也此南風之義也周人增少宮少商二絃則七律具矣  
以祀以祭以享分合三才故雲和之角兼姑洗中呂空  
桑之角兼蕤賓林鍾龍門之角兼夷則南呂器數雖益  
而姑洗南呂以南爲南風其音均猶泂舜也子朱子得  
慢角清角調法於吳元士因著琴律說而推廣之其義

理明矣吾著樂均據以爲准焉

樂有本有文文盡美本盡善惟大韶不可尚已臯言九德招之本也夔言九成韶之文也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去鐘徹箭以明至德或曼或擊以鳴玉球或搏或拊以鼓琴瑟以此登歌人聲爲先是時享禮初行祖考來格帝堯之後爲虞賓者在助祭位羣后以初就位皆德讓焉樂聲依詠球瑟從之以九爲節是九德之歌也堂下之樂以管爲主鼗鼓導舞每一成必合止祝敵而笙鏞間作與歌聲合亦以九爲節是九韶之舞也管絃相合以成雖有上下之別合而名之則總名簫韶鳴球特縣

儒林錄約刻

卷之三

黃泰泉

六

嶺海樓叢書

也韶箭十六管金石編縣如之故間合成曲奏之以鐘其律用羽節之以石其律用角而統於琴瑟之宮以簫齊其聲必與玉球詘然者相應則中聲之所止也黃鍾宣養六氣九德故爲九成始終五絃之琴爲南風之調奏姑洗歌南呂而黃鍾大呂應之則羽角以相生太簇應鍾應之則商徵以相制羽角相生則知仁交際而萬化出於人聲則呼動腎與肝自水而木天數也自冬日至而發春是以謂之陽也黃鍾之羽一變姑洗爲中聲六變圓鍾九變歸于黃鍾之宮南呂之羽一變大呂以應南呂六變黃鍾爲角八變太簇爲角九變而歸于南



呂之角然姑洗角聲之始也自姑洗之羽與其羽無射  
一變中呂以應夷則六變姑洗爲羽九變復歸于姑洗  
之羽而黃鍾大呂收聲矣徵商相制則禮義交際而萬  
化入於人聲則吸動心與肺自火而金地數也自夏日  
至而成秋是故謂之陰也太簇之羽一變蕤賓爲中聲  
八變函鍾九變歸于函鍾之徵應鍾之羽一變夾鍾以  
應夷則六變太簇爲徵八變姑洗爲徵九變而歸于太  
簇之羽然函鍾徵聲之始也自函鍾之羽與其羽大呂  
一變夷則以應應鍾八變南呂爲羽九變復歸于函鍾  
之羽而太簇應鍾收聲矣宮調以倡之商調以和之故  
儒林錄約刻

卷之三

黃泰泉

七嶺海樓叢書

用宮逐羽而清角生焉本於黃帝雲門其聲如天之無  
不嘯象德之升也引商刻羽而流徵生焉本於黃帝咸  
池其聲如地之無不載象澤之降也故陽紀聲皆羽比  
於角陰紀聲皆徵流於商羽徵水火也商角金木也變  
宮變徵土穀也五行之氣形爲六府因天施以正民德  
因地化以利民用因人事以厚民生而三事和焉樂其  
樂者沐化述情故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然君聲往而  
不反臣聲離而不合豈人情哉故宮主角商主徵九變  
則君回宮臣合君矣舜以地平天成歸功於禹禹乃尊  
黃鍾以主詔而和以太簇豈非君臣揖讓之德與夫九

官命益爲虞治至於鳥獸草木而有禮以節文之則恩及動植矣政道成而後作樂此所以命夔典樂也德旣格于上下以暨動植而韶樂聲和又感動之是以其應敏速鳥獸踴蹌然而來固不待九至於鳳凰來儀則非九奏不足以致之蓋咸池承雲而爲韶則坤道承天而育物象形而流於聲故能爾與其旣也夔歎美之曰子惟知擊拊而已百獸自舞庶尹自諧則非子之所能知也是必有妙於聲音之間者矣蓋推本舜禹之德非徒以聲容爲也千載而下季札觀韶於魯孔子聞韶於齊其奏者固非夔也而感之之深則聲均存也是故習其儒林錄約刻

卷之三

黃泰泉

六嶺海樓叢書

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

問政教曰政者正也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是也教者孝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事長則順推而放諸四海而準是也合而一之正心是亦爲教也孝友是亦爲政也其本諸心之所同然者乎涵蓄理義曰深則應事及物無非達德達道之推於政教乎何有韓非商鞅亂聖人之政矣嚴刑以濟貪者力行之老聃瞿曇亂聖人之教矣養生而談空者篤信之溺於利欲故也理義凝聚則利欲日消胸中浩



然無蔽然後一而能大其政教之本與

曰有同美知正色者鮮矣耳有同聽知雅音者鮮矣口  
有同嗜知正味者鮮矣至於心六合雖廣不能異也豈  
惟民哉天地鬼神不能異也前乎五百有餘歲而有聖  
人出焉不能異也後乎五百有餘歲而有聖人出焉不  
能異也其理義一也故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  
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道也其必求諸已乎將有爲  
也將有行也推之使出則一者大天地之昭也鬼神之  
列也上下四方之矩也先後聖人之節也符合於彼而  
儒林錄約刻卷之三 黃泰泉 九 嶺海樓叢書  
屈者信闢戶顯諸仁矣誠之通也既有爲也既有行也  
收之使人則大者一天地之心也鬼神之會也上下四  
方之宇也往古來今之宙也歸宿於此而信者屈闢戶  
藏諸用矣誠之復也三極流通無有間隔孰能異之苟  
異乎此則異端也佛氏圓覺覺性體之圓而不知方之  
以義遺外者也老氏致虛致心體之虛而不知實之以  
理廢用者也今之陽儒陰釋取孟氏一語以立門戶者  
不思理義其流也殉欲射利喪其良心傳曰心不在焉  
不見不聞不知其味其斯人之徒也夫

君子之道體用合一爲學所以爲政也立德所以立政

也顏淵德行人也告以爲邦仲弓亦德行人也可使南  
面政事冉有季路反不與焉其務本之意可見矣是故  
敬所以執事也信所以孚民也不動而敬先有敬德乃  
可以敬其事不言而信先有信德乃能信於民德惟儉  
乃能取民有制德惟仁乃能愛人而時使夫時使乃愛  
人之一事耳舉而言之何哉人莫不欲逸思所安之莫  
不欲壽思所保之莫不欲富思所阜之濫費其財則民  
心傷嚴核其情則民命戕虐用其力則民時妨五者所  
以不可相無也節用則藏富於民阜其財矣愛人則好  
生之德洽其心矣時使則說道使民忘其勞矣雖以敬  
儒林錄約刻

卷之三

黃泰泉

平嶺海樓叢書

信爲本然信非敬不行則敬又爲信之本也敬者主一  
而已敬以安民則妙用顯行而一者大民安於敬則神  
功收斂而大者一體用之易簡如此堯之欽明舜之溫  
恭皆此物也季路他日問君子惟惟修己之敬告之其  
以此哉



儒林錄約刻卷之四

雲間張恒北山原輯

來孫黃銘西齋原訂

謙 虛谷

雲孫 沃棠蔭亭 重校

應桐守拙

培芳香石

明儒

黃泰泉先生

下

儒林錄約刻

卷之四

黃泰泉

一 嶺海樓叢書

學效無成皆由師道不立今之教官賢否不齊先須察其德行考其文學亦明訓也夫師道有五一曰以倫理迪士二曰以嚴敬率士三曰以禮樂造士四曰以恩義馭士五曰以篤實勵士堂名明倫卽所謂崇正學迪正道者凡講誦經書程督課業皆爲此而設若諸生有事干倫理者開導引翼務求盡善而後已然必反諸身焉是故迪士以倫理則道明矣敬敷五教在寬非縱弛也因其本諸性者雍容教之必立規矩慎賞罰百務井井罔隳使樞趨者如對聖賢然後人知敬學是故率士以嚴敬則道尊矣邦國家鄉之禮當釋奠則臨以齊明斥

黷慢之徒而時舉之射則習于圍冠則習于堂躬率而酌行之樂則擇諸生之童者歌之舞之俾爾聽興起而邪侈銷焉是故造士以禮樂則教化行矣體恤貧乏事皆從省凡有期約督責必量處之務求中節使忘其拘束之勞而知有師友之樂是故馭士以恩義而人知德矣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違之則日入于浮靡而營私取罪孰若安分之爲福哉尚顓訓誨不妄交游志尚玄虛反之以誠性度曠達崇之以格言辭敏給濟之以詡舉止輕揚持之以重好尚侈華敦之以朴血氣衰餒守之以廉是故勵士以篤實而民知方矣夫

儒林錄約刻

卷之四

黃泰泉

二 嶺海樓叢書

爲學之道嚴師爲難道不明不足以爲師道不尊不足以爲師教化不行不足以爲師人不知德不足以爲師民不鄉方不足以爲師因此五者而施德行經義治事之三物焉士固不令而從教也

予作鄉禮百家爲鄉鄉立之社社立之學前置鼓以警衆後囿倉以儲粟擇保長行鄉約以綜之保長綜五家爲伍程伯子令晉城保伍法也約正約副月朔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倣呂氏鄉約易簡以行之是故鄉約以司鄉之政事鄉社以司鄉之祀事保伍以司鄉之戎事社學以司鄉之教事社倉以司鄉之



養事保約卽爲約正保副卽爲約副潤澤制宜務合人心而官毋督焉否則王安石之保甲可殷鑒也然有司必令社師遙相聞而虞其變苟爲力政則亦借寇兵齎盜糧也已吾廣藩叅西溪徐子乾見而梓行之比嘉靖乙未鄉落多盜歲且不登諸耆民請于李方伯中舉行焉

人之出仕不能有爲者由平素謀食憂貧凡可以趨時攫利靡不爲也盍尙儉乎宋人有言曰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奪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子喜儒林錄約刻卷之四 黃泰泉 三 嶺海樓叢書 誦之

問人君至尊嚴也大人格心厥道何繇曰正己而已矣立德則誠日宣好學則才日廣篤敬則行日謹撝謙則譽日隆儀度肅雍見之而欲心消對揚閒雅聞之而躁心釋雖或深居簡接以其爲人望所歸猶知倚重況於密勿相親者乎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此之謂也

問由仲尼而來濂洛關閩聞而知之矣何王道之終弗行也曰王道本於天德者也其體誠醇其用誠大其功誠遠其化誠緩故行之難也體誠醇矣矯僞襲取之術

售焉而滴用誠大矣清靜浮誕之習徃焉而狹功誠遠矣富強近利之謀用焉而陋化誠緩矣刑憲操切之令章焉而促是非行之難也絕有我之私之難也故仲尼之道大矣而天下莫能容點也狂者進取有見乎其大不屑乎其小殆亦可與適道以達天德者與故曰不得中行而與之

聖賢之學用世而已矣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探羣弟子用世之志也會點以所見大意言之推而錯諸天下之事堯舜功業豈外是哉乃若公孫丑以加齊卿相得行道爲問則亦自孟子用世言也時無仲尼以道自儒林錄約刻

卷之四

黃泰泉

四 嶺海樓叢書

任其所以不動心者知言養氣皆運用自心以宰制天下不徒如點之有見而已固將以有行也知言則明夫道義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配夫道義於天下之事無所懼天下豈有心外之事哉蓋無所爲而爲者義也王道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霸功也氣由義生而制事急遽則不能以無謬故常集義雍容爲所當爲欲所當欲而不預期其充苟意必一萌則計功謀利道義弗存剛大者索然餒矣此天理存亾之幾王霸之所以分也勿正則易忘勿忘則易助皆相因者亦惟必有事焉時時自省而已勿忘者由不爲達諸所爲而心無間息



由不欲達諸所欲而心無少昏勿助長者惟無爲其所不爲而不見小以侷大也惟無欲其所不欲而不欲速以求剛也念念合天理之正事事即人心之安辟則種植待時成熟浩然剛大孰能禦之若義襲而取則駁而霸矣丑也竝舉王霸以待其師何其無見與後世心學惟以勿忘勿助之間爲文武火候陽明曰不於必有事上用功而懸空守着勿忘勿助是未曾漬水下來而專放火燒鍋也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裂矣

爲學之道有所當盡者四有所由盡者二尚言廢行則

不與焉是故盡心也盡性也盡倫也盡才也所當盡者

儒林錄約刻

卷之四

黃泰泉

五

嶺海樓叢書

也良知也良能也所由盡者也心非學弗太性非學弗復倫非學弗明才非學弗廣格物致知則能盡其心矣誠意正心則能盡其性矣修身齊家則能盡其倫矣治國平天下則能盡其才矣由良知而存之則盡其心即所以盡其性也由良能而充之則盡其倫即所以盡其才也豈不易簡而奚以取知去能爲哉取良知而去良能則其流必至於尚言而廢行矣尚言而廢行是禪也非道也

大學明明德其始諸堯乎欽也者恭敬而誠也將言俊德先之曰光被四表將言黎獻又先之曰光天之下具

衆理而應萬事也其良知良能乎靜而常覺則向於動而常止則歸於靜動靜互爲其根卽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存養於靜而動則否省察於動而靜則否功斯間矣豈緝熙之謂乎天經地義民彝物則實藏諸用苟能充之遇親則孝遇君則忠萬善出其躬矣吾嘗省焉雖在夢寐觸之則寤老耄而憶韶齒之時猶赫赫目前也皆明德爲之也釋氏圓覺似是而非吾儒則合內外之道故耳帝王明之庶績熙而天休永矣恭敬而誠其必忠信乎周語曰得之必有忠信之心間絕悖淫度於天地而順於四時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詩有之曰昭明儒林錄約刻

卷之四

黃泰泉

六

嶺海樓叢書

有融高朗令終

水木之氣知仁之理一也嘗觀於木截其根柢而潤存焉搗其枝葉而漿出焉知仁合一於水木相入見之矣是故學不厭知也成己則謂之仁教不倦仁也成物則謂之知知此理而力於行仁遠乎哉然水以火濟木以金成知崇禮卑居仁由義又不可相無者也違禮義而談知覺以爲仁常惺惺活潑潑無乃禪乎孔門學教所未聞也是不農而食者也

問游藝學文將無同乎曰藝所以學道也文所以載道也藝莫大於禮樂文莫大於詩書而射御書數之法亦



載焉皆道之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三王盛時易  
掌於大卜春秋未作故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  
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術之爲言路也入德之路故崇之也豈四時異其教哉  
禮樂儀文度數繇矣故陰陽中和之候始興其藝焉誦  
詩讀書無煩執業故隆冬盛暑所不廢也然而射以平  
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御繇請肄亦必及之但不  
如禮樂爲用之急爾迨孔子生於周末王制不行乃翼  
周易作春秋於是始以學文爲藝矣故史記述孔子之  
言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道和詩以達意書  
儒林錄約刻

卷之四 黃泰泉

七 嶺海樓叢書

以指事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如舍六藉而求心學固流  
於禪然徒尙文藝沉溺章句於心茫無所得是則玩物  
喪志而已故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著述者道旣晦而能著之使明聖旣作而能述之使傳  
非惟一切言語文字鄙倍支離者皆可以爲著述也周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  
丘則是臯夔稷契之時已有之矣丹書陳於太公放勳  
見於孟子世所傳誦蓋不止此布在方策教以樂正羣  
夫民之俊秀設爲庠序學校俾日講習以明其懿德焉  
學成而後用之以治國家澤及民物書曰不于古訓于

何其訓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古訓文也威儀禮也  
博文約禮蓋周道也猶懼弗率於是乎學古入官有墻  
面之戒有非聖之誅有造言之糾故天下大同罔有違  
戾及其衰也家自爲學國自爲政聲教殊而道遂晦仲  
尼有憂之述詩書六藝以式萬世故其言曰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蓋憫憫焉懼  
作聰明而蔑棄先王之彝訓也其所雅言躬行有得豈  
越著述之外哉苟謂臯夔稷契無書可讀則亦何必讀  
書子路之佞爾其在于今厭棄聖經反宗語錄之鄙倍  
支離者自謂道學無乃飲其流而迷其源乎是故束書  
儒林錄約刻

卷之四 黃泰泉

八 嶺海樓叢書

不觀游談無根酒醴未成而惡糟粕者也記誦不遺玩  
物喪志筌蹄徒設而不獲魚兔者也周邵程朱皆學于  
古訓而有獲者曷嘗舍聖經以求道哉然學庸語孟之  
後未見醇而不雜者矣是故積學以明之聞見之知博  
文者也反身以誠之德性之知約禮者也知豈有二哉  
以尊德性爲本而合聞見之醇以培養察之惟精由之  
惟一則道在我矣

理一分殊庖羲以來言理日以備矣凡經籍文之可博  
皆理之已窮者也有一聖賢出則名理各自不同故堯  
始言天舜始言心湯始言性而欽敬文明精一中正恭



讓禮義寬和畏慎溫直剛毅仁信知勇之類見於禹臯  
陶之謨伊尹之訓仲虺之誥者可謂殊矣分之殊莫非  
一理理之一則不越乎分殊之外理日窮則義日精然  
後措之於事皆心之用而不差也夫氣一而已而乾主  
之坤承之文王彖易乾坤皆首言元蓋本舜所謂德元  
合人於天也天卽人則氣卽理矣太公望見而知之陳  
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曰敬曰義而總之以仁仁卽元  
也坤所以承乾者也夫子翼易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  
曰乾元亨利貞然非實有諸己則不可故又曰大人存  
誠君子忠信及兩告樊遲曰仁曰知曰禮曰義曰信是  
儒林錄約刻卷之四黃泰泉九嶺海樓叢書

端也

朱子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無無氣之理又曰人之  
所以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  
不可見故於氣觀之旣以爲一矣又曰未有天地之先  
畢竟是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此言理在氣先  
也註中庸則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

理亦賦焉則理又在氣後矣薛文清公曰理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又曰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如此則理氣終不能合一矣何以明辨之羅整菴先生困知記曰自夫子贊易始以窮理爲言理果何物也哉蓋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儒林錄約刻

卷之四

黃泰泉

十嶺海樓叢書

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夫易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衆理之總名也云易有太極明萬殊之原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爲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宰之宰夫豈可以形迹求哉斯論出羣疑亾矣

問載籍有四曰經曰史曰子曰集其文繁矣反約之其心乎曰然讀經曷約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讀史曷約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讀子曷約曰衆言殺亂折諸聖讀集曷約曰文以載道詞達而已矣古之學者志行篤而不自是故爲己今之學者志行不篤而



又自是故爲人飲食起居動靜語默日用之常也心悅  
理義則不暇謀食矣身安理義則不暇懷居矣動靜必  
以理義則敏於事矣語默必以理義則慎於言矣志在  
是則事在是事在是則言在是猶必就有道而正焉無  
其人則正諸經可也立言而言可則矣夫是之謂反約  
河圖者龍馬之毛點攢必五其餘散者一連之則六二  
連之則七三則八四則九五則十四象之位一二三四  
用以歸奇五居中爲衍母四象之數九八七六用以過  
牒十合五爲衍子五生數配五成數先天也洛書者神  
龜之甲春五旁八環二十四以合五行卦爻虛春中一  
儒林錄約刻

卷之四 黃泰泉

土 嶺海樓叢書

遁除三十六以分乾坤六子首尾左右皆一肩足皆二  
王五與八縱橫十五五奇數統四偶數後天也先天八  
卦因書位數後天八卦因圖生成蓋水木相生自地而  
天火金相克自天而地天變陰陽地化剛柔故水木不  
可易而火金可易陰陽不可易而剛柔可易也陽在上  
而生自下從下而左一而三而七陽長則進而九矣書  
之戴九肩四九太陽之數也四太陰之位也左三足八  
三少陽之位也八少陰之數也天位平上澤滙東南火  
精在東雷起于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是也陰在下而  
生自上從上而右二而四而八陰消則退而六矣書之

履一足六一太陽之位易太柔也六太陰之數易太剛也右七肩二七少陽之數易少柔也二少陰之位易少剛也地位乎下山峙西北水精在西風鼓于天坤八艮七坎六巽五是也兩儀變化四象對待故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對待必合則致用皆洛書之九也星歷之法起於圓矣乾降三陽于西北左行而坤索之得一陽而成三男長者宣乾用於春陽之止者曰動於下極于夏至則一陰生圖之地八震雷反易艮也天三離火上通震也地四兌澤反易巽也天九乾交坤中離也二八居東不易四九自西而南金將克

儒林錄約刻

卷之四 黃泰泉

十一 嶺海樓叢書

木而震交離則火以土王至坤而金伏焉陰根陽也坤升三陰于西南右行而乾索之得一陰而成三女少者歛坤用於秋陰之入者曰說乎上極于冬至則一陽生圖之地二陰入陽下坤也天七坎水下塞兌也地六陽止陰上乾也天一坤交乾中坎也一六居北不易二七目南而西火既克金而兌交坎則水以土成至艮而木萌焉陽根陰也五氣順布四時流行故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流行必對則具體皆河圖之十也州井之法起於方矣體用相因象立氣行發其機而帝出焉其一動



一靜之間乎故希夷序龍圖之既合也天一居上爲道之宗地六居下爲氣之本天三幹地二地四爲之用言陽變自震也象山論龜書水木各正惟金火易位而木生火故金在西一變七七變九九復變而爲一言陰合自兌也乾六成水坤二生火退居無事六子共成萬物可得而分者形不可得而分者神也出入於機合一不測象之不相射者一九相變氣相逮矣相薄者三四相聯氣不相悖矣通氣者七八相應氣自通矣後天之流行本先天之對待一而已矣故曰易有太極

象數之理妙在意會難盡言傳王禕氏曰河圖洛書皆儒林錄約刻

卷之四 黃泰泉

主 嶺海樓叢書

伏羲則之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敘非洛書也箕子告武王不言洛書可證矣漢儒以洛書爲洪範不過以其數之九爾然一在下指爲五行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在肩指爲五事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爲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爲陰與偶乎其數通爲四十有五則於九疇何取焉殊不知一陰一陽之謂道奇偶自相交通未嘗滯於一方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作易則圖以合書作範則書以合圖其理一而已矣書之合圖也水漸木升陽顯諸仁故居其常火鎔金范陰

藏諸用故易其位生長收藏而四時成焉上所以不言時者地之別名也五行言行者爲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臣事君卑者視事自同一行故虛五居中而十藏於五漢志曰太極中央元氣言地在天中也天包乎地則君臨中土而皇建其有極明矣裁成輔相自初一以至次九皆五行之用也用於外則十藏於五者翕聚而後發散縱橫皆爲十五自然之數也且箕子之陳九疇也自絲陘洪水發之者何也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弗寧彝倫之所爲斲也水既治則地平天成民奠其居而後九疇可施矣彝倫之所爲敘儒林錄約刻

卷之四

黃泰泉

古

嶺海樓叢書

也水之象五行始於一三德又於六氣有陰陽則性有剛柔知而克之謂之知木之象八政用於三庶徵驗於八政有臧否則徵有常變厚而念之謂之仁火之象五事敬於二稽疑應於七事有得失則占有休咎神而明之謂之禮金之象五紀協於四福極行於九數有順逆則理有吉凶協而用之謂之義知仁禮義一主於聖則民人會歸有極而彝倫敘矣其中五之運用爲九者乎合五行爲四象以之作易可也修六府和三事以之作歌亦可也故曰立言所以明象也得象而忘言立象所以盡意也得意而忘象



子邵子皇極經世象數一先天圖而已先君粵洲先生  
謂圖圓者易有太極道也心也一動一靜之間造化分  
而經綸起矣易文從日從月日中一爲奇動而生陽也  
月中二爲偶靜而生陰也故曰陰陽之義配日月易有  
真數三而已其是之謂乎自加倍法觀之初父子午中  
分奇偶者兩儀也二爻卯酉中分奇偶者四象也三爻  
四象中分奇偶者八卦也四爻則八卦各分奇偶重有  
兩儀爲十六矣五爻則十六各分奇偶重有四象爲三  
十二矣上爻則三十二各分奇偶重有八卦爲六十四  
矣逆而數之自乾至巽爲圓圖順而疊之自下而上爲  
儒林錄約刻

卷之四

黃泰泉

五

嶺海樓叢書

方圖自然而非非人之所能爲也方圓順逆對待交互  
曲盡天地萬物之變而周子太極一端各爲一圖一圖  
各具一理伊川嘗謂邵子曰向嘗見周茂叔語及此然  
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朱子曰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  
之大而詳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然太極終  
在先天範圍之內者以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其用惟  
在乎交而變生自震至乾數往者順自巽至坤知來者  
逆以元經會則變用運卦以會經運則變用世卦以運  
經世則變用年卦舉年見月舉月見日舉日見時時有  
分分有秒皆十二與三十相乘而後除之分秒之徵聲

音律呂天唱地和以盡萬物動植之數大都則唱者日月星辰和者水火土石也

凡小成乾之三畫每畫分而爲三是謂參天坤之三畫每畫分而爲二是謂兩地蓋陽道常饒陰道常乏由坤之缺而不全者爲二則知乾之全而不缺者爲三也此邵子所以爲三爲真數三而三之三而二之爲倚數由三而九四九三十六爲乾之策數以元經會三百六十四運四分之各九十由三而六四六二十四爲坤之策數以會經運二百四十運四分之各六十以運經世二世六十年甲子一周十二世而爲三百六十人所以合天儒林錄約刻卷之四黃泰泉去嶺海樓叢書地也凡歲差分秒日月盈虛天聲地音律呂唱和自以往雖至於無窮皆不能外此而他立其數焉此經世所以用易者也

問易學啟蒙說至詳也惟卦變乃與本義異豈未定之見乎曰然予嘗約之矣太陽居一連九少陰居二連八少陽居三連七太陰居四連六乾坤交坎離交震兌震兌反易艮巽此本圖書原卦畫之要也去初掛之一歸奇爲原究過樸之四定象爲委三少者十二爲一大陽之位三三而九卽三十六四九太陽之數也二少一多者十六爲二少陰之位兩三一二爲八卽三十二



四八少陰之數也二多一少者二十爲三少陽之位兩  
二一三爲七卽二十八四七少陽之數也惟三多者四  
六交協焉太陽以九變則化爲少陰八太陰以六變則  
化爲少陽七九六用而七八無爲也一卦變六十四六  
十四卦變四千九十六伊川謂用九之道皆變自乾用  
六之道皆變自坤剛變則化柔柔變則化剛故曰剛柔  
相推而生變化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  
爲貞外卦爲悔一爻變則以本卦爻辭占始之卦爻辭  
占終二爻變則以下爻占始上爻占終三爻變則以本  
卦彖辭爲貞占始之卦彖辭爲悔占終四爻變則以二  
儒林錄約刻卷之四 黃泰泉 七嶺海樓叢書  
不變爻上占其始下占其終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  
占始本卦不變爻占終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  
之卦彖辭此明著策考變占之要也六十四卦之變列  
爲三十二圖得初卦者自初而終自上而下得末卦者  
自終而初自下而上然三爻變者前十卦主貞後十卦  
主悔豈有據邪其原創自虞翻引易曰伏羲作十言  
之教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益緯書也乾息而生復  
臨泰大壯夬坤消而生姤遯否觀剝益十二辟卦也自  
復來者二豫師而姤則小畜同人自臨來者六明夷震  
屯蒙升解而遯則訟巽鼎革无妄家人自泰來者九蠱

賁恒損歸妹豐節井既濟而否則隨困益咸漸渙旅噬  
嗑未濟自大壯來者六需大畜兌睽大過中孚而觀則  
晉萃艮蹇頤小過自夬來者二履大有而剝則謙比乾  
生於中者離而坤生於中則坎也沙隨程迥易置推廣  
啟蒙因之非復翻之舊矣然卦中上下無常剛柔相易  
其變有出於自然者上下以卦內外言也自內之外謂  
之往自外之內謂之來文王彖辭如泰小往大來否大  
往小來之類孔子彖傳如隨剛來下柔蠱剛上柔下之  
類惟賁尤詳柔來而文剛者坤之柔自外卦下而來文  
乎乾之剛分剛上而文柔者乾之剛自內卦上而往文  
儒林錄約刻卷之四 黃泰泉 六 嶺海樓叢書  
乎坤之柔於柔言來則知分剛上而文柔者往也於剛  
言上則知柔來而文剛者下也他如剛自外來爲主於  
內爲无妄柔進上行爲晉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  
上同爲渙皆卦中之變也朱震推廣之不過變至三爻  
而止本義則又推廣其所未通惟訟二陰來自遯晉四  
陰來自觀與啟蒙同无妄剛自外來乃初剛自訟二移  
下而來晉柔進上行乃五柔自觀四往上而去舊說也  
隨自困來兼噬嗑未濟蠱自賁來又兼井與未濟睽自  
離來兼中孚家人則創自胸臆不如伊川之易簡蓋未  
定之見也



予於先君粵洲尊堂面塘倚荔築涵一亭而爲之說曰  
天地大德生理一氣也河圖洛書生數一理也數曰後  
理理曰先氣二之則不是矣今天一生水爲冬爲知  
天三生木爲春爲仁以陽統陰乾也地二生火爲夏爲  
禮地四生金爲秋爲義以陰承陽坤也是故水漸木升  
根葉滋澤可驗其相入而知仁合矣此之謂函三爲一  
乾元用九理一而象圓爐冶銀鍊而成焰息故禮義制  
心制事反之力焉此之謂二四爲偶坤元用六分殊而  
形方然知仁合一則聖矣敬義立而猶日月至焉茲固  
安勉之分也與夫物理猶人情也蔭樾觀瀾者坦蕩蕩  
儒林錄約刻

卷之四

黃泰泉

九嶺海樓叢書

司爨守藏者長戚戚理氣一故也其立言也大木淵泉  
出於自然斷金烈火利害切矣乃若川逝盈科樹德後  
彫天不外乎人也川流敦化栽培傾覆人不外乎天也  
水木之時義大矣哉且生數成於五生理成於誠吾惟  
謹行信言閑邪存誠曰從事于聚辯居行則知仁合而  
禮義出矣又奚圖書之索耶今建亭林泉中名之曰涵  
一會景怡神而得我生焉浴乎沂風乎舞雩點吾志也  
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陶吾情也欲知天地之  
化育者其尚潛心於此

治人之道中正而已矣堯曰允執厥中舜曰罔或予子

正此政治之源也居正不可以踰矩執中不可以無權  
是知矩誠設焉絜而度之於彼無往而不正也權誠懸  
焉舉而運之於彼無往而不中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凡正倫理篤恩義皆出於一原非  
心則孰爲之矩乎自身達之家自家達之國自國達之  
天下凡立紀綱施法度散爲萬變非心則孰爲之權乎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文王之道形于  
政詩人未始言心也孟子推本而釋之曰言舉斯心加  
諸彼而已心之在人矩與權也至于治人特舉而加之  
耳是故道也者中也政也者正也周易發明於文王孔  
子傳之於觀曰中正以觀天下爲治之道固大觀之道  
也

儒林錄約刻

卷之四

黃泰泉

字

嶺海樓叢書



郡志自敘先世行狀

附錄

見泰泉集

黃氏族最蕃其先系所傳不同一曰嬴姓出帝高陽之後陸終陸終之後受封于黃卽春秋所書黃人者後併于楚子孫散處江南以國氏一曰己姓帝少昊之後臺駘封於汾川亦爲黃國後併于晉子孫仕晉者有黃淵仕衛有黃夷或又謂嬴之始得姓於伯翳祖臯陶而本金天三者之說曷取衷哉蓋伯翳與高陽同出而黃國近楚自漢以來黃氏顯者多江夏郡意者江南諸黃皆同出乎此而其族在北者容或別出金天不可知也若吾宗之所自出相傳爲蜀漢將軍忠之裔唐末有鶩者儒林錄約刻卷之四附錄一嶺海樓叢書隱居有奇操石晉徵拜諫議大夫值亂乃徙筠州入宋子孫益衍巍科膺仕往往而有其昭然可據者則諫議裔孫度支員外郎漢卿爲一世舊有家乘蠹漏過半名字多缺略其可見者雖文節公庭堅亦以爲出諫議後旣與山谷之譜不合矧其所載又或與傳志相悖豈成都之黃寔流於金華耶是又不可知也漢卿生某某生某二世皆闕其名某生處士文敬文敬生迪功郎重載重載生朝奉卽楚州監稅雍雍生元西臺御史憲昭以直諫馳聲朝署會禁漢人南人不得蓄兵器犯者論死乃上疏言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苟以南北異視人人疑

懼爲變非小忤當時君臣意貶嶺南卒於途子從簡貌  
然孤子入廣留家南海之西濠是爲始遷祖也

南海縣中隅第

十圖元末左丞何真起兵衛鄉閭衆推奉爲副累有功

官至宣慰司副使有三子長蚤世次教徙居壘潛與宗

人定家禮變夷習鄉人化之次敏洪武癸酉鄉貢進士

有學行未及筮仕卒教生溫德字朝貴年十有四失怙

能幹蠱讀書成儒業事繼母以孝聞母病思食柿且欲

致其兄嫂時兵燹後郊野皆荒榛無居人冒星霧走百

里往舅家求之邂逅一嫗攜柿一筐來乃其妗也母食

柿而愈人嘖嘖以爲難弱冠英發善謀上書永嘉侯朱

儒林錄約刻

卷之四

附錄

二嶺海樓叢書

亮祖亮祖奇其言留轅門言之平章廖永忠俾長百夫

慷慨辭不就永忠怒係諸尺伍繇廣州右衛己而調南

海衛以困苦之居無何又徙隸香山守禦以卒少時有

相者見之曰子貌殊奇偉隆潤頤有德君子也然火

色不壽後昆其必興乎子諱泗字惟清當家事日落乃

事懋遷以致裕永樂丙申邑大飢穀價翔貴獨平糶貧

者造門輒予之粟嘗有峒民來易粟誤倍其直旣去矣

會其數過羸呼而還之曰掩人之誤而利其有猶盜也

吾豈爲哉正統末盜李千戶來攻香山城城門閉者三

月民有菜色爲粥以飼之子女有流離者出金贖之歸



其父母鄉人感其德義稱爲長者子諱瑜字廷美卽先  
大父也幼聰穎明尚書景泰丙子舉于鄉入成均與天  
下士講肄爲文章必援經術證時務人盡遜謂弗如也  
天順癸未疏正身正家六事凡數千言上之觸權貴將  
得罪賴吏部尙書王翱戶部侍郎薛遠揀之而免繇是  
譽曰章成化初御史缺員吏部首舉之一俞姓者夤緣  
易疏中名以入命下殊不色愠曰吾名近彼姓安知始  
吾聽非錯耶己丑授長樂知縣廣惠爲鄰郡曰吾鄉人  
涖鄉人先化而後政之乃首捐俸遷建學校日與學官  
弟子論經史修樹羣廢於郵政力焉兄弟有訟教之讓  
儒林錄約刻 卷之四 附錄 三 嶺海樓叢書

盧公林劇盜教之從良而皆有所信豪氓殺人匿其屍  
訊不詞服法司欲從疑釋公請自訊忽蚌蟻折左股驚服  
于硯謂曰女折其左股沉黑水池中神告我矣氓驚服  
其洗燭窺奸此類也御史龔晟旌爲諸令之冠上其績  
于朝壬辰有藩一官墨索賄不予假事辱之嘆曰吾偏  
強可終制耶卽浩然致政去民攀留不可則立其生祠

鼎所化盜盧公林者親肩公輿過嶺評者謂剛而能感

見素林俊  
所撰墓表

既歸徙家會城番山下手植槐二構亭吟嘯

其中自稱雙槐老人曰子若孫能更植其一則吾志畢  
矣時呼先考及佐指眠之曰念哉其勿忘先考諱畿字

宗六七歲善屬對鼓琴風姿娟娟如瓊瑤見者稱爲玉童子十六補郡學弟子員通詩春秋二經撫笏百家言滌去舉子陳陋習務追莊騷薄墳典奇峭天出督學張習雅知之曰漢魏乃有此作然竟不能取合有司一夕同舍生攘雞貰酒邀之謝不往卽束書歸曰是固嘗業舉擅場者吾胡可與侶哉自是絕意進士舉隱居粵山之椒今迎真觀廢址是乃研九流明五行通三才之蘊雖星氣象數之書軒岐釋老之學太一雷晶之笈歟火靈飛之符皆詰其極嘗撰三五玄書著論曰天地以無爲祖人物以有爲母三才以動爲戶五行以因爲府馮翼未形

儒林錄約刻

卷之四

附錄

四 嶺海樓叢書



在天爲雲雨在地爲川澤在人爲聽在蟲爲介其祥青  
黑維東曰木蒼精司矩正位乎震次乎巽在天爲風雷  
在地爲林藪在人爲貌在蟲爲鱗其祥青青維南曰火  
朱明司衡正位乎離在天爲震電在地爲岡陵在人爲  
視在蟲爲羽其祥青赤維西曰金白藏司權正位乎兌  
次乎乾在天爲霜雹在地爲金石在人爲言在蟲爲毛  
其祥青白維中曰土黃靈司繩正位乎坤次乎艮在天  
爲霜霧在地爲墳衍在人爲思在蟲爲贏其祥青黃是  
故三爲五宗五爲三輔五禮肇乎三統而民性中矣五  
音協乎三禮而民情和矣五倫行乎三德而民彝正矣

儒林錄約刻

卷之四

附錄

五嶺海樓叢書

虛其一倍其四中外相維則八卦九章皆五行也生數  
五成數五天地相承則圖河書洛皆三才也參伍而行  
繹之禮樂于明鬼神于幽政道于大術數于小苟違三  
借五而能成吾未之前見也是故人知易範爲數學之  
宗而不知唐虞之世七政五典六府三事無乎而非此  
也蓋全則爲聖爲賢駁則爲讖緯爲釋老惟人神明之  
耳至揆所原則數雖有千百千萬以及萬萬不可窮然  
皆出乎三成乎五本乎一故曰三十輻共一轂又曰心  
爲太極此之謂也

見三五

玄書嘗讀邵子皇極經世作

而歎曰自箕子以來合術於道其惟堯夫乎稽玄微訂

音聲作皇極管窺十三篇晚年潛心大易中庸曰中庸易之疏義也太極通書定性西銘猶中庸也乃述易說數篇皆出深覃之思

易說未成書故不載於藝文志

佐幼時學為古文

菲薄宋作則教之曰來居吾語汝夫前之三代由夏歷

商而文成於周後之三代由漢歷唐而文成於宋名理

醴粹宋其周之齊軌乎是故周至玄矣道同乎伏羲程

至大矣見卓於顏淵朱至博矣功亞乎仲尼再闢渾淪

不亦玄乎心普萬物不亦大乎功在六藉不亦博乎又

曰孔門傳心之要一言而已慎獨是也故為學必主於

獨平生未嘗袒露星月下夢寐為不善言必扣齒籲天

儒林錄約刻

卷之四

附錄

六

嶺海樓叢書

以謝居暗室抱寂終日臨妻孥無有惰色其所養蓋醇

如也天性至孝先意承志惟恐不及父母有怒長跪叩

頭俟釋乃起一味之甘必獻廟奉親而後敢嘗居喪手

磁漆敷於柩自斂及絕無不躬者長樂府君既葬日猶

哭諸墓方晨有虎突至則俯伏而去旁有山人廖翼與

一頭陀見之大駭先考初不自覺也翼為作黃孝子感

虎歌以美之

黃孝子遇於菟孝子慟哭不自覺氣吞於菟恰若無於菟初來威烈烈咆哮未發石

欲裂須臾俯伏孝子前叩頭致敬腰為折吾儕旁觀股

交戰孝子淚眼何曾見乃知至孝通蒼旻嗟爾於菟良

有神翼字飛卿南海人為訓蒙師善堪輿之術老乃落  
魄山水間辟穀服氣顏如童子竟不知所終亦一奇士  
也凡田宅財幣兄弟欲之即與叵所靳捐己田七十畝



有奇爲祭田以贍其族之人鄉鄰或肆凌轢人所不堪  
退縮不與校飲酒微醺卽哦邵子詩評者謂類康節云  
大學土石堯所撰墓表始先考嘗言幼學時夜每靜頤調息以凝

絜精夢游清虛之府見真僊焉及壯有室卽瀉白液如  
乳夢一冕衣裳者崢嶸如龍蜃可怖再拜告曰我鍾山

神也七七之際公當爲吾主人覺猶環珮璆然發書占

之曰吾他日其旅殯乎正德癸酉秋七月與佐計偕如

京師至玉峽而病笑曰七七之期至矣數也命也何壽

妖問哉十月抵儀真而歿年果四十有九

初號清虛子  
晚更號粵洲

佐自幼知讀書先考躬教之十有二而舉子業成乃更

儒林錄約刻

卷之四 附錄

七 嶺海樓叢書

學古文嘗撰粵會賦比及弱冠撰廣州人物傳以補范

瑗陸胤二家之闕蓋尊鄉也先考見之召佐于庭盱衡

而誨曰汝其未免爲鄉人也夫賦與傳槩徵之矣夫文

也者詞藻云乎哉必也載乎道學也者誦讀云乎哉必

也誠乎身元凱之癖於傳也相如之俳於賦也聖道奚

與焉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今汝其未免

爲鄉人也夫於是佩服六籍反身踐之追領薦書先考

則又誨曰夫幼學壯行學而未優行斯躓矣於是止不

敢行正德之末始入翰林獲與一代之英游焉矧其所

偏訂其所失然後知道在茲也守太史六年四疏予告

省母乃伏謁先考墓道泣而誓曰所不如庭誨者神靈  
厭之會御史華亭蘇公恩代巡至廣檄郡守范君祿曰  
郡乘鈔有間矣其盍修諸夫邦國土地之圖地域廣輸  
之數總于六典以典逆冢宰之治則太史職也掾乃詣  
佐問焉佐以爲馭世善經其大有三日德政曰風俗  
曰賢才志非是莫之先也探篋前記綴輯舊聞如沈懷  
遠南越志王範交廣春秋黃恭交廣記顧微裴淵廣州  
記第山水蟲魚之瑣鬼者爾李昂英陳大震修於宋元  
而五代以上軼略弗詳成化初都御史姑蘇韓公雍使  
教授王文鳳續焉大者不書而淫祠佛老獻諂詩文雖  
儒林錄約刻

卷之四

附錄

八

嶺海樓叢書

微必錄蔑且陋矣於是蒐羅今古刪補成編

文裕公撰

裔孫 芝子皓甫載校

07217



終



